



【闫红说】

“战友式”爱情到底长啥样

□闫红

综艺节目《女儿们的恋爱》里,金莎和约会对象一开始聊得很好,忽然,金莎提问,你想要的爱情什么样?对方回答,是那种并肩作战的“战友式”的。

金莎的笑容立即就有点凝滞,她不要“战友式”的爱情,她认为那就是一种很深的友谊,她希望遇到的,是天崩地裂,轰轰烈烈的爱情,希望对方像一座山,成为她的依靠,把她宠成小女生。

这种想法其实挺普遍,这两天最红的大概就是那个“凡学”代表蒙淇淇,想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活在食物链顶端的女人,所展示的无非是两点,有钱,并且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,依然被英俊能干的老公狠狠地宠溺。

有钱也罢了,确实是好事,再说虽然有钱一定程度上靠运气,个人还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。被宠溺,这事儿可不怎么高级。老子说了:“宠为下,得之若惊,失之若惊”。以前的女人处境卑微,寻求宠溺是活得更好的必由之路,到如今,怎么还不出这个心结呢。

“战友式”的爱情,真的就不轰轰烈烈吗?金莎还是缺了一点想象力。不妨移步到隔壁《幸福三重奏》,谢楠和吴京就是典型的“战友式”爱情。

虽然谢楠会在吴京面前呈现出小女人的一面,吴京也很呵护谢楠,但吴京最为津津乐道的,还是当年他为了拍电影把房子卖了,谢楠慨然说“没关系我养你”的桥段。后来吴京当然没让谢楠养,但谢楠这句很仗义的话,不但给了他安全感,也让他看到大女人的风采。

这样的爱情,不是更加轰轰烈烈吗?所以吴京和谢楠现在还是很有聊,于谦的妻子白慧明说起丈夫在家不爱说话,开玩笑说,谁在家还说段子啊?谢楠脱口而出,我们家就还说啊!

其实于谦更接近于金莎想要的那种“靠山型”恋人。

白慧明比于谦小十岁,如今四十来岁,风韵犹存,说话也很有趣,但她脸上,有着明明白白的寂寞。她二十四岁时认识于谦,后来就不再工作,连生了两个孩子。到此时似乎于谦已经完成了他婚姻中KPI,他总是和朋友在一起,即使在家,也要把朋友招来,若只是两个人相对,于谦总默默无语。

在最新一期的节目里,白慧明和于谦的相处更激发了网友讨论的热情——于谦带着于儿子和朋友砍竹子,没叫媳妇一起去。回家看到媳妇不高兴,喊了两声没回应,就抛之脑后了。网友在弹幕上替白慧明委屈,但她终究没等来解释和道歉,于谦和她照张相,她就将一场闷气轻轻揭过了。

有人说于谦和白慧明的相处就是老夫老妻的日常模式,但是白慧明分明渴望更多的关心和眼神。她把对婚姻现状的不满,说给了很多人,唯独没有说给于谦听——讨来的关心总是差点意思,让施舍的人显得敷衍,接受的人显得卑微。

在白慧明身上,你能看到现实里很多这个年龄的女性的样子。有次和一个女作家去咖啡馆,她认识的一对夫妻走进来,女的笑得很羞涩,但打招呼的架势很高调。女作家说,这个年龄的女人,丈夫要是请自己喝个咖啡,就受宠若惊到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女作家这话似乎刻薄,但我也在一个男作家的文章里看到,他很偶然地带老婆去咖啡馆吃简餐,老婆觉得很好吃,他当时心里就有点抱歉,他请那么多人来这里吃过,唯独没有请过自己的老婆。

在美容院,健身馆,你总能看到那些寂寞的中年女人。有一次我去剪头发,一个中年女人一直坐在旁边等着,等我理发的两个女孩下班,请她们吃饭。我一开始还以为她们很熟,后来才知道,上次这个大姐来了一次,觉得她俩特别好,要请她们吃饭。

我一点不觉得这俩女孩好,我一进门她们就拼命

向我推销年卡,遭拒后脸色很坏,在我头上下手很重。对这个大姐,她们也明显缺乏善意,互相递着眼色,似笑非笑。寂寞真的能够损害一个人的智商,“战友式”的爱情,可以让人避开这个陷阱。

首先,一直在战斗,会让人不断升值,自带能量;其次,正如金莎所说,这种爱情的底色是友谊,你们一起吃过的苦,扛过的事,都会成为相互珍惜的理由。

没错,是有一种说法,说女人陪着男人一起吃苦,男人功成名就之后,被男人像破抹布一样丢开,那是因为,在过去,女人即便携手并肩,被赋予的仍然是辅助的角色,并且随时做好退隐准备,还只是帮手,不是战友。

有意思的是,到底是选择“战友型”的爱情,还是“靠山型”的爱情,即使在一个家庭里,不同成员之间,认知也会大相径庭。

比如《女儿们的恋爱》中,金晨就很适合做“战友”。金莎在见到约会对象之前,患得患失,既担心对方不符合自己的预期,又担心自己不符合对方的预期,以至于要去问伊能静,跟对方见面要注意些什么。伊能静要金莎假装低头吃饭,看对方是不是会追着她说话,如果是的话,那就是很感兴趣了。

金晨完全不在乎这个,即使张继科一开始就显得混不吝,她也无所谓。她没有缺失感,无所求,不期待,一句“哎呦这不是我张哥吗”拉开了约会的序幕,整个人放松又有梗,让本来没精打采的张继科眼睛里开始不停地冒火花,场外的感情专家都看出来,他喜欢金晨。

但金晨的爸爸对张继科不满意,他也认为男人应该像座山,似乎嫌弃张继科不够man。比如说张继科恐高,坐热气球时直接蹲在气球的篮筐里。这一段,张继科表现得萌萌哒蛮有趣,而且,在金晨的带领下,他慢慢地站了起来,金晨也觉得他真实很好,但金爸就有点没眼看。

金爸现身说法,说当年追求金晨妈妈时,明明不会溜冰,却拿出男子汉气概,说会。虽然结果是一下跌在地上,但他觉得这样才是正确的动作。在密室逃脱环节,他对张继科继续找出路而不是去安慰有点小崩溃的金晨很不满。

金爸的心情不难理解,他希望金晨能够遇到一个大男人,像自己那样把她宠成一个小女孩。但是从节目开播到现在,金晨充分展现出自己的魅力,也很快乐,有什么不好呢?

无论是金莎,还是金晨的爸爸,都认为男性应该是引领者,是被依靠的对象,是给予者,但是世界其实已经不同。

冯唐曾经感慨,他在美国会见到像章子怡那么漂亮的女孩徒手换轮胎,在中国遇到的女孩却娇滴滴的要别人照顾。这句话犯了众怒,很多人指责他在中国时“遇人不淑”,没福气见到那些能干的女孩,也有人指责他对女性要求太多。但事实上,长期以来,社会上确实有一种声音,把“成为小女人”当成女性幸福圆满的标准,一个女人过于强大,就会引起非议,甚至和“不可爱”挂起钩来,认为她的伴侣一定对她兴趣缺乏。

这大概是因为,在过去,女性的核心魅力,就是性魅力,而这种性魅力,又是由男人定义的,弱小被动的女性,能够让他们感觉良好,再随手给一点所谓的宠溺,“小女人”和“大男人”就成为大众眼中的黄金搭档。

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,从辅助,变成挑大梁,她们的魅力在做事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溢出,是浪漫的情侣,也是可以一直成事的“战友”。她们依然需要被照顾被疼爱,就像男人一样,但不需要被喂食什么“宠溺”。这是一个进步,在这样的格局里,可以爱得更加自由。

【浮生一笑】

我的梦想

□孙桐兰

梦想,人人都有。当年我的梦想因见到久别的大姐而萌生。

抗美援朝前夕,我大姐上高中,二姐上初中,都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军。当地政府了解到我家情况:我爸为了全家的生计长年在外奔波,母亲早逝。如果这几个大孩子都参军走了,家中几个小的怎么办?最后动员二姐留下继续完成学业,带好弟妹。结果大姐光荣地应征入伍。

几年之后,大姐第一次探亲回家。那时我已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。那天刚进家门,爸爸就喊我:快来见见你大姐。只见一个梳着辫子的女兵,上身穿着绿军装,下身是蓝裙子,佩戴着闪闪发亮的红帽徽和红领巾章。好威武啊!我高兴地一边喊“大姐”一边扑向她。大姐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,眼里蓄满泪花。

晚上大姐烧了一锅水,给我洗了澡,换上她在北京为我买的花布连衣裙,对我说:“你是漂亮的小姑娘,以后不要再像个野小子似的,要懂事上进。爸爸身体不好,不能让他太操心。你二姐在外地工作,还带着你小哥并供他上学,也很不容易。”我看着大姐认真地点点头。

大姐又问:“你长大想干什么?”我脱口而出:“像你一样当空军。”“那你现在就要努力。”

第二天大姐送我去上学。一路上,行人都把羡慕的目光投向大姐。镇小,家事也传得快。这个说:“这是老孙家的大丫头,当了空军,回家探亲了!”那个说:“还是军官呢,小小年纪真不错!”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,好像在夸我呢。我当空军的梦想更坚定了。

在我升五年级时,爸爸因病去世了,我只好听哥哥的安排,来到济南寄住在二姐家。后来,上初中时我有幸参加暑期中学生跳伞培训,并被选上。

这期学员20人,基本上都是各校的高中男生,我是初中生,还是个女生。在训练中教练对大家要求都很严格。他们认真讲解理论知识,辅助我们体能训练。高中的男队员跳得很好,很快就过关了。唯有我登上台阶,站在平台上看着三米下面的沙坑,心里很害怕。教练鼓励我,队友们为我助威,我终于从平台上跳了下来,可是双脚落地时两腿不直,还分开了。教练说:“你好好练吧,明天继续跳!”我红着脸不好意思地回到队伍里。回到家就开始练,先从床上往下跳,再从桌子上跳,最后从窗户上往下跳……为了梦想,我得练!考核时我样样都合格,教练笑了,队友笑了,我流泪了,因为离梦想更近了。

练习时,仰望那高耸入云的跳伞塔塔尖,我想入非非:来济南这么多年还没有见过千佛山呢,今天我能在六十多米高的跳伞塔上看到吗?正想着,教练叫到了我,我心里暗暗下定决心:按教练讲的,平时练的做好,不能出错,一定成功。

我到达指定地点,教练帮我挂好伞,向控制台打出第一个信号。伞圈升离地面一米左右时,打出第二个信号,穿戴好跳伞衣帽的我经教练检查合格后进到伞下。打出第三个信号时,降落伞就拉着我升到四十多米的空中了,需要根据风向、风力和我自己的臂力、体重来掌控了。我不敢多想,专注地用手一拉脱钩拉绳,我所乘的伞就从空中迅速飘落下来。我心里默念教练的话:膝盖、脚尖保持一条直线,操纵好伞绳。不一会儿,我安全正确地着陆了。

教练高兴地说:“大家跳得都挺好,下周我们都可以登上飞机,从飞机上往下跳伞啦,我祝大家成功!”

后来,我们等啊等,飞机一直没等来,因为它又执行新的任务——帮农民灭蝗虫去了。

训练班结束了,教练给我们每人佩戴一枚伞状的纪念章。遗憾的是,跳伞培训活动后来停办了,济南跳伞塔作为文物被保护起来。

上高中时我的眼睛近视得很厉害,当空军的梦彻底破灭了。我伤心但又不甘心,后来我就把注意力转到孩子身上,利用假期教他们游泳,陪他们锻炼身体。我儿子高中毕业应征入伍。当他穿上绿军装,佩戴大红花时,我高兴得好似自己穿上军装当了军人。又过了几年,我女儿高考后当上了空姐。想到她乘机在祖国的蓝天白云中穿行时,好像我也在天空中飞翔,仿佛自己的空军梦实现了!美极了!